



# 非常眼

卡雅 著

# 非常眼

卡雅

著

 羊城晚报 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非常眼 / 卡雅著. — 广州: 羊城晚报出版社,  
2018.11

ISBN 978-7-5543-0648-2

I. ①非… II. ①卡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33423 号

### 非常眼

Feichang Yan

责任编辑 黄捷生 潘子扬

责任技编 张广生

责任校对 杨 群

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

(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309 号羊城创意产业园 3-13B 邮编: 510665)

发行部电话: (020) 87133824

出 版 人 吴 江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深圳市福圣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890 毫米 × 1260 毫米 1/32 印张 7.25 字数 170 千

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43-0648-2

定 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(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## 常与非常

吁嗟乎！黄河东走——

水用流动，诉说本性。两岸因流水，在大地弯曲造型，奔向大海的最佳行程是直线。但大江大河千折百回，将所有障碍弃于川外，以非常态向前。好作家应如是，关注非常，用思考的文字创作。

我因身体不适，偶然闯入蝙蝠小店，发现盲人的内心世界。他们颠覆固有观念，幸福不以钱多少为衡量标准。阿松、张师傅、贵州人和黄小妹，因生命链条在某个环节异常，导致失明。虽年龄不同，先后进入非常态。他们在两眼黑的世界，并非我们认为的样子，只有不堪，痛不欲生。盲人内心，比常人还亮。因短，获长。好奇心引我，长达十年观察蝙蝠人。他们有屋住有饭吃有活儿干，开心地说笑，不满足的恰恰是明眼人。人性的黑洞，欲壑难填，比盲人的黑更黑。怎样抑制人的贪欲，先祖以宗教信仰，拯救灵魂。《圣经》记录人、神、魔的搏斗过程：背道——灭亡——救恩。

《旧约》与《新约》，旨在引领“生命树人”与“善恶树人”。但蛇人的灾难，一代又一代，延续至今。《圣经》把人的

非常态写得出神入化，因而人类拥有一部救赎心灵的故事史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此经是伟大的文学著作。

《旧约》开篇：“起初天主创造天地。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天主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天主说：‘有光！’就有了光。天主见光好，就将光暗分开。天主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”随后将混沌之物，分为天、地、海，以日月、星辰、草木、飞禽、走兽等来点缀天地海洋。天主用六天创造万物，最后照主本身造人，第七天为休息日——圣日。人为万物之灵，效法造物主工作与守安息日。这是诗人的想象。圣训，以七天约定生活周期的常。《新约》起笔说非常之事：“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们要称他的名为‘以马内利’。——神与我们同在，“约旦河施洗的地方作的见证”。此言是人意与神意的合谋。

水是人的命脉，傍河而居，日出而作。河在直取以外，迂回抵达。人类社会，理想状态是走直来直去之路，却被先民与后裔走得千难万险。谋杀、侵略、战争等人性的黑暗，形形色色。人的嫉妒与偏执心，也可畸变造成害命之案。

《天堂》，是我数十年的生命体验与思考。文化人、盲人、神职人员，三类人各有不同。文明要发展，时代要变脸。文化从业者受到前所未有的冲撞，有些人处于游离状态。在深圳屡经报刊社的生存困境，起伏无常。我选择远离队伍——逍遥游。因而有时间与机缘，接触非常人。与神父相识，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。我体验过政治黑暗，因而有宗教情怀。

大道至简。

时代让人的命运变幻莫测，明天怎样，一概不知。因有诗

心，篱笆墙内，粗茶淡饭，可以弱化生存之暗，强化存在之光。司马迁、陶潜、李杜、苏轼等先贤，重视“文章千古事”。鲁迅深知杜甫的“文章憎命达”，天长日久我才晓得，非常之地有金矿。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，笔墨都触及常之外的非常。

常与非常，人类社会的两面。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，集体无意识的时代越来越弱。关注时代灵魂与自我灵魂，以及文化在文明中的作用，成就时代大事。钱谷融先生提倡“文学是人学”，这是常识——文学有道。我们做得还不够好。因而作家依然在探索，但愿在别人踏过千万遍的地方，说出自己的洞察与见识。穿越常与非常，抵达文学的深刻，收获生命的芬芳。

老子系史官，庄子是漆园吏，孔子为私塾先生，他们因思考，用智慧点亮黑暗。拉达神父布道二十年，由非常回到常升华为非常。经历炼狱，他依然心系爱情，穿越思考，成为行动巨人。

阿松看不见“桥流水不流”。

神父能不知么？

我亦如此。

庠序领家文谈·节选

卡雅

2018.7.9

# 目 录

contents

## 第一辑

### 大调：说吧，城市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站在上帝的门口 .....   | 003 |
| 后深圳视觉：N 度 ..... | 008 |
| 说吧，城市 .....     | 023 |
| 北京的告密 .....     | 027 |
| 国家的尺度 .....     | 043 |
| 骆克操刀的伤口 .....   | 057 |

## 第二辑

### 中调：城市众相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城市吉他 .....  | 071 |
| 深圳太极 .....  | 075 |
| 如此月亮 .....  | 079 |
| 姚氏指挥棒 ..... | 084 |
| 兰花指 .....   | 088 |
| 天堂 .....    | 092 |
| 摸潮剧 .....   | 123 |
| 城市众相 .....  | 128 |

## 第三辑

### 小调：城市语丝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你有甜吗 ..... | 135 |
| 梅山探密 ..... | 138 |
| 我识 .....   | 142 |
| 南门一帆 ..... | 145 |

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非哲学眼 .....   | 155 |
| 鹏城之肺 .....   | 158 |
| 阿克苏博士生 ..... | 162 |
| 天籁 .....     | 169 |

## 第四辑

### 低调：城市幽情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大登殿 .....      | 175 |
| 亲亲菜地 .....     | 180 |
| 火绳 .....       | 182 |
| 鱼在缸外 .....     | 189 |
| 黑特在行动 .....    | 193 |
| 香味椅子 .....     | 196 |
| 老翁与吧台女 .....   | 206 |
| 擦春 .....       | 209 |
| 一个人的两座城市 ..... | 213 |
| 后记 .....       | 216 |

## 第一辑

### 大调：说吧，城市



## 站在上帝的门口

许多年前，我对教堂比较冷漠。那时也曾出于好奇，凑到圣母玛利亚塑像前看过几眼，可过后没留下深刻的东西。如今，当教堂的钟声，随最后一抹夕阳穿墙而来，我已被钟声牵引，隔窗而望，那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情怀。

尖尖的塔顶，再不会入眼，新盖的七层楼拦断我的视线。我只得循钟声而至。站在高高的教堂下，同夜一样模糊。许多人跪在前面，我在入门处保持站立的姿势，为的是自己的站相不太刺眼，出于可进可退的门槛。那种观望的姿态，或许神甫与教徒们能给予宽容。

这毕竟是上帝的门口，神甫也保持站立的姿势。我与他之间，横亘着黑乎乎的人群。人们在烛光摇曳中，把虔诚的脑袋摆成向前倾斜的样子，以求贴近上帝。诵经声起，风琴奏响，唱诗班的歌声、教徒们的歌声与神甫的领诵，一起一落，冲向穹顶。白色鸽群在音乐中飞翔着吉祥和平，一种神圣从天而降。我身处天国的神圣氛围里，还用得着追究“从何处来，到何处去？”一切都与教徒们一样心里明白地装着，但他们为“到何处去”而歌

唱……那时，由于我听不明白太原土话，耳朵只亲近音律，吸纳和谐与圣洁。

阿门——阿门——

这声音又叫我犹豫不决，好像他们都在同一心愿，祝我做一位守门人。我便不情愿地调整姿势，斜倚门框，而不愿自己打折儿，弯曲于地。我还是与神甫相对而立。他是充实的，教徒们奉献着真诚；而我所面对的是黑压压的后脑壳，除了沉重还是沉重。人，能造卫星上天，却在天空下表现得如此无助。那种祈祷的栖遑，让人显得多么悲凉，但那下降半截的身子、恭敬的神态、悦耳的吟唱，又传达出一种至高无上的神圣。

体味苍凉与感受神圣，在我的心里冲撞着。几年前，我曾认真地向一位诗友，讲过一句算做墓志铭的话：我想飞，没有羽毛，我很累。当我接近三十岁时，突然有个想法，等自己有了孩子，一定起个与鸟有关的名字。事实上，当我有此想法时，爷爷也在行动。只是我的孩子出世后，爷爷说叫“泱”，取水势浩大之意，并说男孩女孩都能叫，查字典定好的。爷爷八十多岁，曾经同叶帅在广州起义，屡经百战，九死一生，那真是生命诚可贵。爷爷又讲：杨家五代单传呀。话都说到这一步了，那就只得随老人愿。看来命名之举，也是注定的，原来的构想“阿鸟”，也就成了梦。人生或许是为着一个又一个梦而奔忙吧，因此人们才活得那么执着。

许久以来，我都因梦在逃避回忆往事，以拯救自己。十几年里我曾多次努力，但都相继成为泡影。我便明白自己的力量，非常弱小，不堪一击。十七岁那年，一辆解放牌汽车，把我连同一堆货物卸在太原市和平南路，一个地名荒凉的地方：沙沟。我却

不知厄运，从那个年关开始。那年发生了“天塌地陷”的大事。十七岁的第一步，走进荒凉。多年来不忍回首，却又时时回头咀嚼。记忆总从伤痛开始，又从伤痛延续，忧郁至疾。当我处在极其失望的日子里，便寄望于上苍赐我幸运，只因那些相继发生的事情，拿我全部的青春彩色做了抵押，生命承受不住那份沉重，让一个女孩负担了不应该承载的时代罪恶。

拒绝命运，兀立荒原。

自此我就寡寡地走向自然，以寻找心的感应。沿着苍凉的边沿，我嗅到一种深刻的气息，沉在沧桑的世事中。我知道日后的心灵，变得很不轻松。心因敏感而幽怨，无端地望着春天勃发的杨絮，转眼零落成僵蚕，便想春天里的故事，不应该有凋谢的音符从枝头垂落。然而事实上在最亮的地方，才看见阴影的存在。悲哀，立在心尖。我不情愿走进雨季，却又时常漫步于雨天，在雨的阴冷里困苦自己。美丽的东西是脆弱的，我时常自言自语地吟叨着品味着。深感这世道不公平，在赋予美丽的同时，应让剑左右护卫呵。因而我不愿看那种娇艳的鲜花，倒喜欢一丛丛素洁的野草。然而，我不曾想到野草那边的小路上，正有一群羊在临近，打开嗓门吼叫：妈、妈……那是饥饿中自然的音符。春天把血脉拉长，喧闹成繁荣的夏季，并发挥到极致的璀璨，秋天却伸出冰凉的手，让一切翠绿一切花果，在它的掌心里萧瑟。再深入秋天，踩层层落叶，杨林的树干箭一样直刺青天，每棵树上圆圆的眼，睁着空洞的瞳孔，像盲人的眼，处在无助的企盼中。这时，冬天正从远方蹒跚而来，落雪覆盖了原有的路，迷茫无尽。要走出去，走向目标，雪原上没有路标，全靠自己的脚去踏。当我回转身来，看雪地上一行扭曲的印痕时，飘带一样留在

冬天的尽头，我已经站在上帝的门口。

神甫，只有二十七岁。黑脸墨眉乌珠眼，高大健壮的主持经事。听说他上了五年神学院，满腹经纶，让人羡慕。我同神甫在月夜的晚上对话：

“上帝什么样子？”

他说：“应叫天主。”并用手示意彩灯装饰的大字闪烁着“天主堂”。

心想：天主和上帝本是一回事嘛。

“你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吗？”

神甫笑笑，口角张合：“天主存在于万事万物的和谐中，他主宰着宇宙按轨道运行。”

我有些迷茫。他对着天空说：“这世界中的山往高处升，水往低处流、猫与鼠、狮与羚羊、子弹与人、青蛙与蚊虫，不是相生相克，彼此依存嘛。这和谐来自哪里？”话毕，他扬长而去。

是啊，诗人心中的“鱼鸟”，鱼飞天，鸟游水。艺术家用手把一切秩序打乱，再随手一挥，排列出一种艺术的和谐。《鱼鸟》因大谈“和谐”，反找不到知音。十年了，还躺在箱里不和谐着。

那么，我站在上帝的门口“和谐”吗？过路人给予疑惑的目光，神甫和教徒们时而也有差异的表情。对一个人界的人，我的行为不正常；对一个不入界的人，我的行为也不正常。然而在宇宙中，我站着或倒地都是“和谐”的，所以我还保持站立的姿势。但我的心，一直在不和谐地争辩着。我也如此诧异，什么力量使那么多人，不顾饥饿寒冷，跪在冰天雪地的北方？是什么力量，驱使他们不计私利与汗水，奉献自筹的钢筋、水泥、砖瓦和

木材，盖起太原市教堂之最？高大的建筑，尖尖的十字架，高达四十多米，仰视直顶白云，望一眼，人也变得小了。教堂竖立着信仰的魔力。

我在漫天星斗下，孤单地望着白发老太婆、驼背老翁、少男少女、青春小伙、抱婴的乳母和两三岁的顽童，不曾料到腆肚孕妇，居然也跪其中。他们恭敬地捧着《圣经》小册子，跟神甫同呼吸共忘我。在那种专注的神韵里，我就退了。回头望，一街长长的影子，拖在身后。在路灯交叉照射下，有三四个人在拉扯着。耳边却响着，一位信徒的声音：“我不上天堂，谁上天堂！”她十几年如一日……这目的让我失望至极，人生为了来世，就如我身后的影子一样没用啊。有没有它，我照样走自己的路。可又一想，谁又能说，她不是积极向上呢，她依然憧憬着，渴望幸福，修行自己，在人生的旅途中实现飞的愿望。

信徒们如此善良地归顺于神甫的“歌谣”，为了洗净灵魂，以求超脱，让平安圣恩，降临人生。他们在劳碌一天后，于夜晚沐浴圣主之光，把一切沉痛放进上帝的袋子，完成飞翔之梦。这便有了一次卡拉OK，一顿美味佳肴，一杯香茗带给的欢愉与舒适。他们为乐而为。

我站在上帝的门口。

我牢记圣哲箴言：

如果我们不为自己努力，我们靠谁？

如果我们只为自己努力，我们成了什么？

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明白，我们要等何时？



## 后深圳视觉：N 度

### 上篇

天地之间，一条蜈蚣，向远而行。

从首都轰隆隆出发，一路穿越白雪覆盖的北方，与暖色青翠的南方。我的一双眼，亲近山河大地。这条叫“京九”的绿蜈蚣爬了两天，凌晨四点停在广州车站。我在出站门前的广场，等天亮购深圳的车票时，遭遇三个矮男人围堵，他们摆开三足鼎立阵式，等待袭击我。因在京城母亲与姐妹，给太多物品，好像我去逃难，行李车上擦几件。夜幕下三支烟，闪着鬼火。我便解下纯毛围巾，盯着蹲姿的三贼，围牢那些东西。他们知趣，起身关注另一群人。一会儿有女子狂喊：抢劫啦！那群人炸窝，哗啦散开追夜幕中的黑影，一无所获。“结婚的行李箱丢啦！”女子发疯哭闹“我结不成婚啦！”

人多势众没用，只顾说笑。

广州车站在我心中，从此摇曳三点鬼火。

再往前行一百三十多公里是深圳。当火车抵达新城之前，外